

前悔。平其訟而遣之。淮揚間至今評曰。王都堂不較單。指揮不念舊惡云。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。蓋矯矯剛方之人也。乃容忍又若此。

枝山前聞

祝允明

沈孝子

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。年在中歲。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。凡所得多不食。而分貯之筒篋中。隱君初不為意。久而問焉。則曰。將以遺老娘耳。隱君始異之。潛令人偵其所為。丐至一岸旁。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。擊至船邊。船雖陋而甚潔。老嫗坐其中。丐登舟陳食。母前傾酒跪而奉之。伺母接杯乃起。跳舞而唱山歌。作嬉笑以樂母。母殊意安之也。必母食盡。乃更他求。若無得則自受餒。終不先食之也。日日如之。凡數年。母死。丐始不見隱君。嘆詫亦時少周之。此非有為而為。可謂真孝矣。

片言折獄

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。縣有民將出商。既裝載。民在舟待一僕。久不至。舟人忽念商輻貨如此。而子然一身。僕又不至。地又僻寂。圖之易耳。遂急濟之水中。攜

叱之退曰。者蠢物。尚謂一人有兩老子。何智術之有。

無故之死

人死有輕於鴻毛。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。大抵官府最多。漫記二事。京師人產兒。一頭兩身。棄諸野。一丐取示人以乞錢。俄頃觀者壻立。闕傳於邏廠中人。白於內。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。更恐其擾攘也。逐之。丐持孩去。明日內官取看。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。懼即自經。家獨一妻。懼追捕亦縊。一戶遂絕。又二人過於途。甲沈醉。乙半酣。甲毆乙仆。視之死矣。逕去。總甲見之。亟白於官。時已暮。姑以葦蓆四懸障屍。衆寢衛於外。夜半乙稍寤。已迷前事。思安得處。此必犯夜禁。故潛起而逸。歸家已大醒。謂其妻甲毆我。明當訟之。及明守者失屍。驚懼。須臾官來。謂受賕棄屍。筮楚之。守者誣服。請取屍來。乃共往伺於郊。一人醉而來。衆前撲殺之。昇入葦室。乙詣甲。喧將訟之。甲與飲。納之賄。乃釋。甲復思昔者所由。固知為我殺人。今若此。曷不自之官。因邀乙往首實。官訊守者屍所來。不能諱。棄市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。無故之死。又尋常事耳。

其賞歸。乃更詣商家擊門。問官人何以不下船。商妻使人視之。無有也。問諸僕。僕言適至船。則主人不見。不知所之也。乃姑以報地。地里聞之。縣逮舟人及鄰比。訊之。反覆卒無狀。凡歷幾政。莫決。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。舟人初來問時。情狀語言何如也。商妻曰。夫去良久。船家來扣門。門未開。遽呼曰。娘子如何。官人久不下船。來言止此耳。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。舟人語同。令笑曰。是矣。殺人者汝。汝已自服。不須他證矣。舟人譁曰。何服耶。令曰。明知官人不在家。所以扣門稱娘子。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。乃不呼之者乎。舟人駭服。遂正其法。此亦神明之政也。

猥談

祝允明

智者

弘治中。吾郡一豪子。以事官捕之急。竄匿不出。官百計索之。不能得。或言鄉耆某多智數。官延訪之。耆乞屏左右。乃曰。欲得之。須用老子。官曰。老子已在此矣。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。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。耆曰。不是者。箇老子官曰。正是者。箇老子耆又白如前。官終不悟。即

語怪

祝允明

重書走無常

酆都走無常事。二編已書之。後以問邑博熊君。君即酆都人也。言之甚悉。蓋彼中以此為常。或人行道路間。或負擔任物。忽擲跳數四。便仆於地。冥然如死。途人家屬。但聚觀以伺之。或六時。或竟日。甚或越宿。必自甦。不復驚異。救治也。比其甦。扣之。則多以勾攝。蓋冥府追逮繁冗。時鬼吏不足。則取諸人間。令攝鬼卒承牒行事。事訖。即還。或有搬運負戴之役。亦然。皆名走無常。無時無之。宣德永樂間。有江西尤和。以進士來為酆都令。下車。左右請謁。酆都觀在酆都山。居邑外。且山勢穹巍。岑遠。草木蔚密。觀奠其陽。殊極雄偉。觀之後山陰。復有山殿。之其境益幽。詭叢灌蔽。人迹罕到。中亦有宮宇。則所謂北陰也。其下即大獄。凡鄉之禱祀者。必之前觀。香火極盛。而凡仕於彼者。初蒞政。亦必虔謁。與社稷城隍等耳。尤和初至。聞衆請。岸然曰。烏有是哉。吾久聞此語。今來當官政。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。尚有於謁禱邪。然固當一往視之。然後毀除。即命駕以往。初見山門崇煥。已